

# 第一八七四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 纪念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 议程项目 21

####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续）

1. 主席：现在请突尼斯共和国总统特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希德·德里斯先生阁下发言。
2. 德里斯先生：在一般性辩论中〔第一八五九次会议〕，我已有机会对本组织面临的一切问题阐述了突尼斯代表团的观点。
3. 我能在这个纪念会议上向大会宣读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阁下的贺词感到非常荣幸。总统阁下本希望亲自向联合国发言，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和我们共聚一堂，参加这次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二十五年前，联合国在一个物质上和精神上仍然带着战争创伤的世界上诞生了。它的诞生意味着恢复对人类智慧的信念，也预示了一种以和平、正义、进步与自由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将会到来。它标志着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一个是陈旧的世界，它由于无力保卫和维护和平、抵抗侵略和暴力，满足被奴役人民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愿望而陷入战争泥淖中；另一个是充满着希望的世界，它充分彼此地向各国人民展现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和平与进步的未来前景。那末在本组织诞生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与

我们当初设想的完美形象完全吻合呢？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远非如此。的确，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非殖民化这项联合国的杰出工作业已基本完成。然而，我们还须加倍努力，提高效率，以彻底实现这一目标。殖民时代的种种痕迹是对宪章原则的一种不能接受的挑战，也是对本组织威望的一个打击。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里，联合国的作用业已十分重要。随着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这一当代最为严重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联合国的这种作用定将变得更加重要。正是这种认识将最终决定联合国为实现一个较公正、较和平的世界所采取的行动获得成功——指出这一点也许是有益的。

“毫无疑问，正是在维护和平这一主要使命方面，联合国的行动受到的批评最多，引起的失望最大。当前普遍存在的情绪是有些无能为力的感觉，坦率地说，有些自暴自弃。且不管这是否由于联合国的各种主要决定一再受到轻蔑拒绝而造成，但这种情绪是存在的，并确实是令人不快的；象突尼斯人民那样对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使命的联合国仍然无限忠诚的各国人民，尤其感到不快。因此我希望这次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能成为我们大家反躬自省和考虑这些问题的一个机会。在充分承认宪章赋予联合国的种种责任并给它提供承担这些责任的手段的同时，如何来恢复我们这个组织的权力与威信，这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组织亦是如此。因此必须根据那些变化，特别是考虑到非殖民化解放出来的和平与进步的新兴力量来进行一些调整。”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至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一八七二次会议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以及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至第一八八三次会议，均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的发言。

4. **主席：**现在请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阁下发言。

5. **帕尔梅先生：**主席先生，你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是对你这位外交家和国际人士的个人品格理所应得的赞扬，同时也是对挪威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为它的事业作出的贡献予以恰如其分的肯定。在联合国刚刚成立的日子里，你的杰出同胞、已故的特里格夫·赖伊就开始为这个新的世界组织筹建和组织秘书处了。

6. 一九四五年六月，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标志人类的理想和理智遭到了惨痛失败的残酷战争。那些聚集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人们“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该取代暴力与军事力量。他们渴望创建一个国际组织，确保世界和平。那些在旧金山发言的人们对更美好的未来表达了光辉灿烂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七万人惨遭杀害。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人谁也不知道有这种造成巨大死亡与毁灭的可怕武器。要是知道的话，他们所代表的各国人民也许就会要求对和平作出比宪章所规定的更加强有力的保证了。

7. 两个月以后召开首届联合国大会。此时代表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的生存遭到新的威胁。然而他们仍决心通过国际合作来保障和平。他们仍抱有希望。但是他们对未来却怀着一种新的、更大的恐惧。从此以后，这种恐惧一直跟我们形影不离。三个大国最近进行的核试验，使我们又想到了这一点。我们能在地震仪和测量放射性辐射的仪器上追踪这些试验。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使用核武器或生物化学武器的战争里，不管规模怎样小，距离怎样远，我们怎样严守中立，任何人都休想幸免。我们大家都得付出代价。正如一位前任大会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愚人和愚蠢统治世界，那么，当代人类末日的来临可能会令人十分震惊，但决不再会完全出乎意外。”〔第一五六〇次会议，第8段。〕

8. 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增长，整个地球生死相连。联合国的伟大任务就是要把恐惧转变为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与团结的伙伴关系。这可能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但

是迄今为止，在国际相互依存方面，联合国的最大成就也许就在于促进了民族独立。本组织会员国的不断增加，反映了亿万人民已经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联合国已为这个历史进程提供了构架和讲台，而这一进程极大地体现了合作与友谊的精神。殖民主义正在成为往昔的残痕。因此，南部非洲的局势是当代世界上极明显的反常现象。

9. 附属地人民以民族主义为强大动力，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民族解放是备受压迫的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国际团结的基础——自力更生和随之而来的平等民族之间的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10. 联合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组织。因此，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参加它的讨论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11. 可是在普遍性原则与实力的现实之间，自然存在着一定矛盾。在联合国刚刚诞生时，大国由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资源，就已经处于主宰地位。今天，尽管主权国家大量增加，情况更是如此。两个世界大国垄断大权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

12. 这未必完全是个消极因素。这些大国充分意识到它们拥有巨大的毁灭性潜力，并负有由此而产生的特殊责任。它们经常力图消除大国冲突的种种根源。恐怖平衡和均势是防止爆发世界大战的一种保障——虽然这是一种脆弱的保障。

13.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垄断，这种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和平，对小国是含有某些危险性的。核武器竞赛仅仅是大国不断加强优势的普遍现象中的一个方面。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只会对大国强国有利。现代科学需要巨额开支和人力配备，只有非常富裕的国家才有这种能力。大国与世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鸿沟有日益扩大的危险；我们感到应该坦率地承认这种危险。

14. 考虑到如下趋势，这样做就格外重要。这种趋势就是大国利用小国、利用小国的领土去达到它们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而这些目的并不一定符合小国本身的利益。大国有时似乎摆出一副老天爷的架势，自

称懂得小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如果小国不同意它们的诊断和接受它们开的所有药方，就要加以惩罚。结果往往造成混乱、灾难和毁灭，而很少带来持久的、以有关国家人民真诚的民族愿望和社会愿望为基础的和平解决。在某个大国压倒一切的军事力量面前，要断定这些愿望究竟是什么也是很难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可能变成画饼。

15. 也许我太简单化了，但是为了和平的利益，小国难道不应该享有不受干扰的权利吗？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孤立。它只是意味着：只有当各国人民能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负责时，才有可能指望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命运承担他们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

17. 对小国来说，加强联合国组织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宪章本身为世界上少数大国和众多小国之间建立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手段。它能使每个国家都有机会积极地、建设性地投入争取和平和美好未来的工作。最近二十五年来，在联合国的许多领域里开展了大规模合作。在第二次大战前，国际性的专门机构寥寥无几；而今天，各国的活动几乎无一不包括在联合国大家庭里各个国际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各种工具都已齐备了，可是明显的是它们至今尚未被充分利用。会员国的支持也不够有力。从来还不曾有过一个处理当代基本问题的共同战略。

18. 联合国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控制冲突、制止暴力来反对战争。因此，讨论必须永远继续下去。国家之间的对话决不允许中断。因此，谈判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决不能放弃谈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加强这个维持和平的机构。

19. 我国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一旦需要就对和平事业作出贡献，因为国与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暴力行动不断增长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最大的暴力——核战争的大屠杀无时无刻不在使人们感到恐惧。但是技术的发展也使少数人有可能利用恐怖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绑架和劫持就是这种发展的可怕事例。我们在客厅里从电视屏上看到的战争和暴行可以使我们失去抑制，丧失人性。

20. 越南战争的残忍性已经表明，对敌人的恐

惧和作战的习性怎样可以转变为置人类生命于不顾。同时，暴力行动也可以搞得似乎与人无关，因为它来自遥远的地方，并用电子设备操纵。

21.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破坏性和毁灭性技术力量的增长，就必须恢复和重申人类尊严的准则。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一致行动，坚决反对暴力和引起暴力的各种原因。联合国宪章是维护和平的基础。联合国也给我们提供了实现国际合作的各种手段。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和平战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一种生存战略。

22. 让我简单地谈一谈这种生存战略中那些我所认为是主要的因素。

23. 第一，裁军是当代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许值得担些风险。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话还在我们耳边回响：“裁军所包含的风险，比起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带来的肯定危险来，那就微不足道了。”改变这种趋势的时刻现已来到，就在这个裁军十年的第一年。

24. 历次裁军谈判的结果是，许多小国保证不谋求也不生产核武器。做出这样的保证，显然是期望接着就会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核武器扩散。我们期待于核大国的是在对新武器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改进及其数量均加以限制方面承担实际的义务。

25. 在这次纪念会议前夕进行的三次核爆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些期望已令人遗憾地落了空。小国一再呼吁完全停止军备竞赛。今天它们要求暂时完全禁止提高核武库的质量——虽然我在这里用这个词有些犹豫——和数量。不然的话，小国怎么能恢复对大国愿意停止军备竞赛的信心呢？我们的最起码要求是要全面禁止核试验。

26. 第二，必须加强国际努力，反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不仅关系到非洲大陆，而且直接影响到能否为地球上不同种族的人民之间的和睦关系奠定基础。今天南部非洲的普遍状况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挑战。

27. 第三，必须加强联合国维护尊重人权的活动。这是反对暴力与压迫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与侵犯人权的行径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论其

压迫者是被引入歧途的少数人集团还是独裁政权。对个人的尊重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国家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它关系到整个人类。

28. 第四，环境保护是一件与人类存亡攸关的大事。危害环境已使人们感到了失却控制的技术发展所造成似乎来历不明的威胁。即使人类不把地球炸成粉碎，人类也可以因破坏环境而使地球同样地不适宜于居住。这就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不论其地理位置或发展水平如何。我们希望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能推进这些目标。

29. 第五——也是基本上最重要的因素——必须填平富国与穷国在社会和经济状况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鸿沟和不平等会引起暴力。这对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化较差的国家都是一样。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亦复如此。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成败，对于我们是否能够维护和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0. 哪里贫困和饥饿的问题最为紧迫，哪里阶级与阶级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那里就产生冲突。哪里社会压迫与贫困跟民族压迫与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那里的冲突就会发展成为战争。要防止这种发展，就需要有大量资金日益增多地流入发展中国家，就需要有一种给这些国家的贸易以普遍优惠待遇的制度。

31. 但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必须并驾齐驱；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把就业、教育、住房、土地改革和节育看得跟技术进步和工业进步同样重要。

32. 生存战略包含着所有国家承担的义务，这是联合国能够实现的。但它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会员国的积极行动，而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33. 我们不能指责科学家和专家，也不能指责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来历不明的经济力量。灾难如果来临的话，它主要是错误的政治决定或干脆没有作出任何政治决定造成的。人们越来越认为，今天具有决定性的问题都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社会和政治途径加以解决，因此，只有人民自己才能拨正发展的方向；他们出于对和平与正义的渴求，正在努力实现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世界和平以及国际、国内团结的一个条件。

34. 在这样的努力中，联合国是个不可缺少的工具。

35. **主席：**现在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特使、外交部长何塞·马里亚·庞塞·耶佩斯先生阁下发言。

36. **庞塞·耶佩斯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以一位献身于法律的杰出人士——厄瓜多尔国家元首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先生阁下的名义走上讲台，并代表他向这个可敬的大会致以祝贺，对大会追求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崇高目标表示支持。

37. 从各国的共处中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积极的迹象：人类已经取得进步。二十五年前，各国为了圆满实现人类崇高目标，成功地创建了联合国，把它作为一种平衡的力量，用以对抗战争、非正义和实力优势。在类似的历史时刻诞生的国际联盟，是组织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勇敢努力；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的联合国也是在一场世界性冲突之中诞生的。为了使各国能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联合国须得寻求人类免遭战祸、力行容恕的方法。为此，它把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互不干涉、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国际合作的原则宣布为它的宗旨和原则。这两个组织成为标志着人类走向进步、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努力与愿望的两座突出的里程碑。

38.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厄瓜多尔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个宣言的前身要追溯到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宪章、一九四四年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一九四五年的雅尔塔公报，以及更早一些，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的四大自由，这是备受苦难的一代人追求更为美好的世界的种种愿望的综合。

39. 对未来具有明确远见的玻利瓦尔为了和平的崇高目标，天才地想出了创建一个普遍国际社会的主意。一八二六年的巴拿马会议是迈出的第一步，因此它只限于在血统上和文化上相互联系的新大陆各国民。这次会议开创了一个进程，并终于逐步发展到召开查普尔特佩克会议。<sup>①</sup>在后一次会议上，拉丁美

<sup>①</sup>美洲国家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八日在墨西哥举行。

洲带头把指导西半球国际关系的法律原则制度化，这一做法后来得到了普遍推广。这个最终于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创立起来并隶属于联合国宪章的区域性组织，<sup>②</sup>从根本上反映了美洲国家的法律思想对于在全世界建立法治所作的宝贵贡献。

40. 正是在这些主要经历的基础上，本组织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签署了建立组织的正式文件——联合国宪章，该文件于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效。

41. 维护和平是本组织的基本目的，它一直是人们不断关注的根源。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业已达到，虽然所谓的常规战争和受到外国挑动的内战连绵不断，给世界的全景投下了一层阴影。这种全景的平衡似乎被保持下来了，但这与其说是由于人们相信和尊重和平解决争端，还不如说是出于对核武器的恐惧。

42. 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更好地把各国和各国民众组织起来，这是实现和平和人类平衡的一个根本因素。经济民主化是超越单纯政治民主化的又一个阶段，它将打破当今存在于高度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那种致命而危险的不平衡状态，而这幅不平衡状态的图画正反映了富国和穷国的格局。

43. 在纪念联合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参加本组织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应采取什么立场呢？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过去的成就列一张清单，批判那些白费的努力，鼓励那些业已取得的成功，并特别要重申对本组织、对本组织的宗旨、原则和目标的真诚信念，因为就自然法则来说，它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人类灵魂的支柱。

44. 这些原则主要是：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谴责侵略和领土征服，各国间和平共处，加强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和各国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组织的权利，以及使和平解决国际局势或国际争端的方式臻于完善、加强和富有实效；没有这一切，正义将仍然是一句空话，听凭最强者主宰摆布。

45. 因此必须毫不迟疑地确定侵略的定义，这

样才可能把对国际社会如此基本、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放到恰当的位置上来。

46. 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获得解放，是又一个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实现的目标。

47. 加强国际安全，甚至为解决争端寻求预防性手段和方法，乃是本组织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中应该优先考虑的一个主题。

48. 另外，作为达到我们所提及的那些目标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敦促全体会员国在履行宪章赋予它们的包括有关维持和平活动在内的各种义务时，提供毫不动摇的忠诚合作。

49. 最后，本组织应负起责任，继续推动载入宪章的各项国际法原则向前发展。

50. 结束前，让我们把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在几天前说过的那句明智的话铭记在心：

“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我们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

51. 主席：现在请荷兰王国首相 P. J. S. 德荣先生阁下发言。

52. 德荣先生：我能在大会上发言，感到高兴，感到荣幸。我也代表荷兰王国各民族的代表，苏里南的总理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首席部长在这里发言。全世界人民怀着争取和平的共同迫切心愿，都注视着这个讲台。在这个讲台上，会员国的代表们在汇报二十五年来他们使联合国发挥了什么作用。

53. 这次庆祝是对联合国的重要性进行估价的一个时刻。应该作出的基本评论是：联合国业已存在了二十五年；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政策。作为主权国家，我们以自己的自由意志签署了宪章，因而，我们对崇高的理想和可行的准则承担了责任。我们已经真正变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

54. 如果不去考虑宪章赋予我们的义务和本组织的影响，要制订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联合国已经成了国际生活中一个永久的因素。可是，我们这些会员国却常常不能把这个基本政治现实和我们作为单个国家而存在在这二者中间的鸿沟填补起来。在这个问题

<sup>②</sup>美洲国家组织。

上，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我们杰出的秘书长的话。两个月之前，他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渥太华发表演说时指出：“处理全球范围的各种问题，需要扩大各个世界性机构的权力，但是许多国家却极不愿意让这些机构行使这种权力。”在同一演说中他还进一步指出：“除了改变那种国家主权不受任何约束的陈旧过时而不切实际的概念外，再没有什么能够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了。”

55. 我完全同意这些话。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老是死抱住国家主权和宪法主权的旧概念不放。

56. 另外，在联合国大家庭里对人类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负有责任的某些人，二十五年来老是强调他们的“自主权”或他们特殊的“宪法责任”。宪章的制订者们在一九四五年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类要求，那时他们预期宪章的第九、第十两章将为和谐的通力合作奠定一个基础，从而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联合行动机构。

57. 世界上贫富不均，一方面是财富爆炸性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停滞和绝望。面对着这种问题，联合国成了一个真正的聚会场所，在这儿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在各国的大家庭中，必须把正义变成现实。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已经接受了这方面的种种责任。经过长期的思想交锋和成功与失败后，一个文件已经产生了，它给联合国提供了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新的机会，也给我们会员国带来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动力。

58. 这个文件的制订经历了五年常常是复杂、艰巨但又是坚持不懈的准备时间。几乎到了最后一分钟，会员国才好不容易地一致向大会提交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新国际战略[A/8124 和 Corr. 1 和 Add. 1]。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达到那些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末第二个发展十年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将最终导致更为合理的财富分配。由于这一战略的通过，我们在朝着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联合国活动二十五年来最为巨大的一步。这个战略意味着把当代最大问题之一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经济和社会进步被宣布为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分担的责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自愿决心共同努力，采取文件中仔细规定的各种措施，以实现战略规定的目标。

59. 总结和评价在发展努力方面取得的进展，这种概念为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更加令人神往的前景。联合国中的所有主权国家第一次自愿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主意：这个世界组织要有一个机构去检验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机构将有权推荐各项替换措施，其中包括新的目标和新的政策。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60. 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日益迅猛前进，我们生命的步伐也在加快。作为变革过程的果实，新型的国际思想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已开始认识到，所有的国家今后都得改变它们的优先项目。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实行这一改变对于动员当今世界的一切成长中的力量都是极为重要的。

61.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努力奋斗，为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精心确定新的优先项目、新的取舍和新的抉择。我们必须建立重新规划世界经济的新机构，它要强大得足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做到这一切，最起码的要求是忠实地履行我们在本届大会上将承担的种种义务。

62. 在我所代表的国家里，变革的风暴给社会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我的许多同胞不但跟本国范围内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而且同样地跟整个世界上的种种失败与成功息息相关。

63. 我和来自苏里南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同事庄严地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作出的保证。

64. 我们重申我们的诺言：全力以赴，为建立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65. 我们接受宪章关于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各项条款。

66. 我们保证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而努力。

67. 我们接受宪章规定的义务——为尊重和加强国际法而工作。

68. 我们支持新的发展战略。

69. 我们保证贯彻执行世界人权宣言。

70. 我们将争取实现联合国的各项目标；我们将支持为使联合国成为争取和平、正义和进步的更为有效的工具而作出的一切努力。

71. 愿上帝保佑，使我们的工作有助于造福人类。

72. **主席：**现在请马耳他总理兼联邦和外交部长乔治·博格·奥利维尔阁下发言。

73. **博格·奥利维尔先生：**主席先生，我愿代表马耳他政府和人民对参加纪念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表示十分满意。

74. 请允许我代表马耳他政府，和前面的发言人一起，对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由于你在联合国里的卓越经历，也由于你是国际联盟最后一任主席的儿子，因此在纪念联合国二十五周年之际，由你来担任本届大会主席是最合适不过的。你在各委员会里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你的长期工作经验预示着这届会议将取得成功。

75. 我也希望向总务委员会成员们表示祝贺。马耳他第一次能有代表参加总务委员会，我感到高兴和光荣。而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件事发生在这一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

76.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炮声沉寂以来的二十五年，人们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作为协调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等领域里的活动的中心，做了有价值的工作。联合国组织作为辩论全世界关心的问题的讲台，也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假使有人要为这个组织列出一张公正的“成败对照表”的话，他就得补充说，甚至在那些一般说来它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领域里，也还大有改进的余地。人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联合国未能有效地实现其成立时的基本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77. 特别是根据最近的表现来判断这个组织的话，人们对这个机构能否对一些问题采取有效行动的可靠性甚至适用性不能不表示怀疑，而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都知道，根据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当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或遭到破坏时，我们

大家都指望着安全理事会。然而我们竟常常发现，安理会甚至对和平的严重威胁、对强国向弱国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都似乎漠然置之。它竟会常常满足于实现临时停火。结果，联合国越来越不受人重视，它本来应该成为小国弱国的堡垒，却证明毫无能力给它们提供保护。

78. 安全理事会必须重新担负起全部职责，充分运用自己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权力。大国帮助解决区域性冲突的努力虽属可嘉，但是必须充分注意，这些努力决不能代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而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只有在允许有关国家决定它们自己命运的情况下，谈判才能取得成功。强制行动，尤其是那种为分享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和特殊权利的欲望所推动的强制行动，是不可能导致持久和平的。

79. 小国——马耳他是最小国家之一——对联合国在处理危及人类的各种国际问题方面明显的无能所怀的忧虑，刚好和它们的面积成反比例。鉴于这个原因，鉴于受难的人类还在血流成河，假如我接着前面的发言人补充几句，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在嘴巴上而是在行动上绝对有必要重新致力于有效地实现宪章的基本目标，我相信会得到大会的谅解。二十五年前庄严地载入宪章的原则丝毫没有失效，丝毫没有丧失生命力。在过去这些岁月里把这么多的希望变成这么多的失望的，正是我们自己。

80. 许多发言人都曾提到需要一种政治意愿。当然，这是基本的，我不想重复别人谈到的这点。然而，有时可能存在潜在的政治意愿，但是由于联合国宪章存在缺陷，或者由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程序存在缺陷，这种意愿却难以表现出来。

81. 我们并不跟有些人那样，认为现在可对宪章进行有益的修改了。如果对现在的宪章的严重破坏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评论，如果现在的宪章中有关和平与安全的许多特定条款仍是一纸空文，那么希望通过修改宪章，或者重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或者修改程序，会给那些需要得到公正的国际秩序保护的和平国家带来更多的安全，也是徒劳无益的。不过宪章中确实有某些条款不仅无用，而且无意地象在给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辩护。我特别指宪章第一百零七

条和几乎整个第五十三条。这些条款不再在为有益目的服务，已成了和平的潜在威胁。我们建议一有机会就把它们从宪章中删去。

82. 我确信，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里，许多国家怀有更好地运用联合国系统的政治意愿。然而，这个系统的组织和现行的作出决定的程序，却明显地不具备鼓励表现这种政治意愿的性质。这个问题我们曾一再提出，但却很少采取行动解决。这个系统既机构重叠，又互不协调，有权作出决定的附属机构仍在不断增多，然而至今尚没有为在各个领域里执行方案规定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权力界线。

83. 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高度欣赏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方面所作出的有益工作的同时，也同样意识到那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此重大，只有一个大为改进了的系统才能有效地去对付它们。联合国技术援助方案以及后来的联合国发展方案，已经开辟了富国与穷国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新天地。同时，人们不能不指出，联合国的援助方案虽然很宝贵——我愿再次表达我国政府对所受援助的感激——却还只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到的总援助中的一小部分。

84. 假使联合国想很好地履行目前的任务，尤其是要想成功地应付未来的挑战，联合国系统就必须精简机构，提高效能。而这项工作可以同时通过两个途径来完成，一是使联合国系统内的预算过程更加合理化，一是把各种方案统一起来。

85. 整个预算标准应由联合国大会在考虑全面需要的基础上予以决定，应该把确定了的标准内的经费分配给各专门机构。然后每个专门机构的管理部门的职责是把这些经费分配给各个方案。

86. 把各种方案统一起来并加以更有效的执行，需要有一个集中的、能够在整个系统内有效地行使权力的决策机构。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同的领域执行各种方案规定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权力界线。另外，那些方案必须互相支持。

87.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宪章已委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担负广泛的责任。因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集中的机构，它具有足够广泛的权力去确定全部目标和优先项目，把各种各样基本上互不协调的方案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不可否认，它将大大加重经社理事会现在的工作量，然而为了这个目标，加重工作量也是值得的。它的成就会在联合国历史上树立起一个出色的先例。

88. 人类极其痛苦地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剧烈争端这个当代世界的特征。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小国的安全遭受威胁和凭借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国际舆论普遍地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必须应用在大多数国家内部得到承认的平等和尊严的原则。虽然人权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可是它经常是国际上讨论的一个题目。联合国内的辩论充分反映出，对我所提到的这些势力是普遍有所觉察的。

89. 但是除了这些势力和由这些势力引起的问题之外，另一股可能还被它们掩盖的强大而有历史意义的势力，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基础。我指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势不可挡。科学家们对自然界已经如此熟悉，掌握了如此强大的技术能力，即使没有一场大战，也可能完全毁灭世界，造成使人类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

90. 近年来的一些科学突破包括：遗传密码的译解、反物质的发现、激光被有效地用于各种目的、气候的控制，当然也包括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惊人发展。

91. 举一个例子来说，近来遗传密码的译解，必导致遗传工程学这门新科学的发展。我们要不要改变人类的遗传特性？假使要的话，又将如何去改变呢？会不会出现象我们使牛、马或狗专化那样去使人专化的尝试呢？会不会尝试创造一种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一种专门从事打仗的人，一种专门从事耕种的人，或者专门从事工业生产或从事家务的人呢？会不会出现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或者一个异常狡黠邪恶的犯罪分子呢？这类发展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或许甚至对我们本身的生存，都有极大的可怕影响。

92. 不管我们怎样地不喜欢，科学技术的这些发展正在日益紧迫地把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巨大任务

强加到我们头上来。建立这个世界秩序的前提不是主权国家的行动自由，而是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各个国家对可能会给别国带来不利影响的行动承担责任。科学技术的进展引起的无声无息的、但是日益紧迫的压力，在某些场合要求国家利益服从区域利益乃至世界利益，因而要求民族国家放弃部分行动自由。

93. 在民族主义不可抑制——这或许是对世界如此多地方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必然反作用——的时代里，在人类这么大的部分最近才获得独立的时代里，谈论限制国家主权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痛斥。但是，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是和民族主义的迫切要求截然相反的。

94. 我们现在经历的情况正和以前整个世界惊恐万状地进入原子时代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毫无准备地再次遭到突然事变，其后果的凶险，与广岛的灾难性冲击带来的后果相比，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尽可能在这十年时间内，我们就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使国家行动的传统概念和方式与科学技术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间的当前矛盾，不致于会破坏世界的基础。

95. 有人说，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技术性机构。然而，这些问题的基本问题，必须在适当时候进行辩论和给予回答。联合国是讨论科学技术以及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适当讲坛。若有必要，应该把联合国系统组织得不仅能允许、而且能促进对我刚才所提到的问题进行有益的辩论和采取合作的行动。

96.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使人类能够深入外层空间和海洋深处的新天地。我们必须立即为前者制订一个更全面的法律，为后者建立一个固定体制性质的国际管理方式。

97. 海洋领域是一个生态总体，它不仅使世界适于居住，而且蕴藏着富饶的和大部分还没有开发的资源。技术正使人们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并加以开发。但同时，技术也给我们提供了破坏海洋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手段。越来越工业化、城市越来越集中、更广泛地运用核子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正在使海洋领域的污染范围越来越广阔。我们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就把化学的和放射性的废料倾倒在那里。石油污

染面积也越来越扩大。现代捕鱼技术正在使许多合乎需要的鱼类绝种，而沿海的鱼类及其赖以生存的植物又因污染日益加剧而难以生存。许多湖泊和河流已经成为一潭死水，一些内海，如里海、波罗的海、甚至地中海，都有变成死海的严重危险。

98. 再也不能允许在目前这种仅仅略加限制的自由的基础上利用和开发海洋领域了。现行的法律制度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制度正在日益导致巨大的经济浪费，耗尽有生命的资源，给生态学带来惊人的损害。

99. 海洋领域问题光靠各个国家的单独行动是得不到解决的。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适当的法律体制，把海洋领域当作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利用和开发。假使不这样做，人类就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我们对正在做出的召开新的海洋法会议的行动表示欢迎。

100.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安全和有关的裁军谈判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或许是能得到普遍接受的。然而在联合国里，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却传统地以孤立的方式加以讨论，很少过问技术背景。人们心里似乎有一种设想，可以把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跟用于和平目的技术明显地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虽然从来不完全正确，但在过去，或许甚至直到二十年之前，还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设想。在当今世界，这种设想就会造成混乱，使人对战略武器竞赛的性质产生误解。工艺甚至技术已越来越既可军用，又可民用，在尖端科学里，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101. 我们认为，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除了军备控制和全面彻底裁军的传统性辩论外——当然，这种辩论必须继续——研究技术控制这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将成为有益的，或许甚至是必要的。这种建议似乎有点新奇。然而它是我们正在试图用到其他领域中去的那种原则的自然推论，即为了建立世界秩序，必须把我们认为对维护各国境内秩序必不可少的各种控制扩展到国际关系中去。

102. 同时，我们欢迎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诚恳地希望会谈得出有益的结

果。然而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这些会谈不象会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深远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核实的困难，甚至借助卫星也没有用。还是那句话，如果有关国家对自己的主权属性不作出一些牺牲，那么，有效的限制军备，尤其是某种程度的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认识到这一点，军备竞赛就会日甚一日地把沉重负担强加到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头上。

103. 在列举了科学发展的某些更危险的影响之后，我必须补充说，人类已经从科学发展中得到了无限好处。科学发展的有益结果之一，就是现在有可能使人的生命到老年时仍旧有用，而且精力充沛。我国希望能够在本届大会上较详细地概括一下这个领域里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104. 在对世界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十年开始的时候，联合国必须调整它的程序和它的结构，以便能更好地讨论人类将不得不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新挑战，并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大会的主要委员会应该更合理地分工负责，我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并且建议联合国应有一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影响。

105. 在经济、社会和人权领域里，联合国系统的各种活动必须加以精简、提高效率；资源必须集中使用于明确规定的目的。在我们尊重联合国系统内一些部门的自主权的同时，联合国系统本身必须在战略上受一个权威中心的领导，其结构必须加以有意义的改组以便应付新出现的问题。现有的许多关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国际合作方案，必须同通过联合国发展方案采取的行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后者应该根据杰克逊报告<sup>③</sup>采取更有力的步骤去检查自己的程序。我们不应该再把联合国大家庭当作一个由实际上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的机构组成的系统，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多方面的、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国际社会通过这个整体设法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规定得很好的目标。

106. 假使联合国调整它的结构和活动，世界就

有可能进入温斯顿·邱吉尔爵士许多年前所描绘的“广阔无垠、阳光普照的高地”。假使不作出必要的改变，前途则可能一片凄凉惨淡，联合国也会陷入越来越无能和越来越不适用的状态。

107. 可是为了能够作出这样的改变，我们首先需要和平。对于正在威胁国际和平的冲突，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政治解决的办法，而且必须迅速找到。主要责任当然由大国来负，但是小国在联合国机构内通过共同合作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我们全心全意支持联合国组织，渴望为加强联合国作出我们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可能不大。

108. 结束前，我愿对秘书长杰出的品质和对他为世界和平所作的一贯努力表示热烈敬意。联合国在过去几年内取得的成就，主要应归功于他的始终饱满的精力和孜孜不倦的献身精神。

109. 主席：现在请布隆迪共和国总统特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先生阁下发言。

110. 特伦斯先生：我愉快和荣幸地代表布隆迪共和国总统、布隆迪政府和人民，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把贵国政府和我国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如此牢固，标志着我们之间关系的友谊是如此伟大，以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你的领导之下时，找不到确切的语言可表达我们的欢乐心情。因此，我愿直率地说，请你放心，在这届会议上——虽然它是常会，可是性质却不寻常——我们一定提供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可能是不足挂齿的。

111. 在联合国二十五个年头里，我也不希望埋没相继掌握联合国命运的杰出的秘书长们的功绩。假使我对过去十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的联合国的柱石和神经中枢吴丹阁下不表示热烈敬意，我就更加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副主席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代行主席职务。

112. 现在转而谈谈问题的实质——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我愿就联合国应该成为怎样的组织和它应该为世界做些什么，陈述布隆迪共和国总统和布隆迪政府的观点和政策。

113. 联合国有变成承担会员国一切罪恶的非人

<sup>③</sup>《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能力研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I.10)。

性的神的危险。会员国使本组织非人性化，是联合国在过去年代里低效无能的一个原因。而它的支持者们——诸如我们自己——则在联合国组织周围筑起了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的壁垒，使它成为一个同样是非人性的想象中的神，并把当今世界的所有麻烦一古脑儿记在它的帐上。联合国的抽象化引起了三个恶果。第一，本组织不是象征一个活生生的、具备新鲜活力的人类机构，而正在趋于成为一个虚幻和传说的王国；第二，破坏宪章和在联合国里制造事端的人们一手制造了各种失败，他们应该为联合国的瘫痪负责，然而他们却巧妙地使联合国为这些失败做替罪羊；第三，在联合国棋盘上还有另一种人，属于唯唯诺诺或逆来顺受的旁观者，他们似乎只是在充当问心无愧的点缀品。

114. 联合国的周年纪念应该使它脱离虚幻世界重返人间。我们要扯掉给联合国戴上的非人性的假面具，给它以一种真实的、具有人性的特征，从而把功劳和失败都归于它的会员国，并要它们为这些功过负责。非这样做不可，不能有所选择。我们就是联合国。联合国是由会员国构成的。因此有必要破除长久以来在这个大厦里得到承认的神话，即一切错误都应由所有会员国集体负责。

115. 人类当然天生热衷于表功，而不大愿意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根据这种同样的不愿代人受过的天性，我们有合法权利力求消除这种功过不分的状况。在这个国际社会内，一些国家凭着要手腕，另一些国家凭着自己的自发好意，都曾利用过这种功过不分的状况。由于功过不分，所有会员国在联合国的希望遭到扼杀方面，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既是有罪的，又是无辜的。

116. 这种巧妙的混淆是非，有助于减轻推诿者的重负，甚至替他们把罪责开脱得一干二净。因而，无辜者和犯罪者都被认为要对损失承担同样的责任，虽然它们并不同样都是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没有参与使联合国感到痛苦的事件的人们，不应该和那些事件的主要制造者混在一起，这对联合国本身有好处。联合国作为一个以维护和平为使命的国际机构，本质上是完美的。因此本组织差不多总是被当作连珠炮似的斥责的靶子一事，真是令人伤心。这种甚至连问心

无愧的会员国最终也接受的情景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会儿是联合国遭到尖刻的批评，一会儿是模范地遵守宪章的精神和文字的国家承受与它们无关的可耻失败。

117. 联合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18. 回顾一下会员国大家庭在宪章生效以来所走的道路，可以证明联合国在一些主要目标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无能，特别是如下诸方面：非殖民化、保障人权、经济发展、裁军以及维护和平。多年来，许多国家对联合国已日益不满。面对着严重的挫败，各方面越来越怀疑它的主要机构的结构及其功能。诚然，联合国机器由于各种因素，的确存在着某些缺陷，但是使联合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国家的态度，它们太热衷于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了，太注意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了。

119. 我们当然同意宪章第二条承认所有会员国都享有平等的主权，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这种特权尚局限在法律范围甚至理论范围之内。因此，联合国里的巨人们首先成为国际社会的失望情绪激起的斥责的靶子。他们手头的核武器和他们庞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事实上已促使这些巨人把其他国家降到无能为力的普通老百姓地位，使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毫无招架能力。由于大国俱乐部的这种垄断，要谴责任何个别主权国家侵犯联合国都是不公正的。会员国被强国贬低到次等地位后，就没有其他选择，只得满足于充当配角。这些大国俨然象赫尔克里士那样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把它们纯粹当作自己的忠实奴仆，因此，这些大国就无法逃脱人们对它们的一致谴责。

120. 毫不歪曲事实，联合国的不幸是与这些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谁也没有表示要对它们的特权提出异议。然而它们推卸责任的本领，却和它们拥有的丰富资源以及赋予它们的无限权力形成奇特的对照。

121. 目前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难道不就是这些大国推卸责任造成的吗？就这点而论，最近该地区发生的劫持飞机事件的动机，是和以前几起根本不相同的。挫折和贫困促使那些丧失祖国的人们采

取了这些行动。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财产，失去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宝贵财富的所有一切。

122. 除非大国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否则最近在约旦发生的、性质上和劫持飞机有密切联系的伤亡惨重的血腥内战，只不过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一连串灾祸中的一环而已。这些事件难道不正是对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无能所作的毫不含糊的谴责吗？由于屈从于那些巨人们的意志，即联合国里神使们的意志，因此它们现在均已陷入软弱无能的状态；除了突出说明联合国的软弱无能外，近东冲突的尖锐性也是对强国——它们是取得最终解决的唯一主要障碍——的一个明显警告。

123. 丧失家园的和平纯粹是乌托邦。对我们非洲人来说，和平取决于两方面的解放：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从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只要南部非洲仍听任殖民主义贪婪和种族主义掠夺的摆布，那么对非洲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和平都将是一种抽象的、虚幻的现实。凡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受害者在殖民主义和隔离主义教条下所受的屈辱待遇的代表们，有时可能会认为，非洲人有些特别喜欢在一谈再谈的问题上运用老一套的连祷来烦扰大会。我们绝不想打搅这个庄严的会议。只要提一下我们大陆上人对人采取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的极端严重性，就足以证实，我们为了保卫被迫生活在不幸之中的人们而一再发出紧急呼吁，是完全有理由的。

124. 对南非、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种族隔离和殖民奴役政权这对双胞胎所生的怪物，是无论怎么加以描绘也不会过分的。人们只要看看用以标志南非纳粹主义的这一委婉说法的实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不是仅仅相似，而是全然相同。过去几年里，布隆迪代表团曾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指出，南非种族主义开始时是希特勒主义的一个分支；最后，它的实质、它的目的、它的手段都发展成为彻头彻尾的纳粹主义的翻版。种族隔离和纳粹主义只不过是同一祸害即某个特殊人类集团的自我神化的两个方面。

125. 为了揭示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同一性，我只想借此机会引用阐述纳粹元首所鼓吹的种族优越

论的三句原话。他在南非的思想上的门徒们奴颜婢膝地步他的后尘，死心塌地地接过纳粹主义理论，并把它照搬到我们大陆上来。

126. 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鼓吹同一血统是神圣自然法则，并自称是“天生来表达造物主意志的人”——这种意志当然是指种族主义者的意志。后来，种族隔离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马伦博士写道，“出生于南非的欧洲人的历史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上帝创造的。”下面是我引的第三句话。一九五〇年在布隆方丹召开的加尔文派教徒会议上，神学家斯特劳斯断言，“土著居民应该服从我们的命令。他们甚至应该忍受我们以天主的名义给予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把他们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

127. 从这里，庄严的大会不难看出种族隔离和纳粹主义是一路货色。换句话说，种族隔离不过是纳粹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

128.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遭受纳粹主义血腥破坏得最厉害的欧洲国家加紧地把雅利安理论的最忠实信徒武装到牙齿，居心何在？

129. 西方政府一方面喜欢把社会主义社会污蔑为极权主义社会，一方面又劲头十足地充当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和里斯本政府的忠实保护人，而这些政府正是使欧洲遭受浩劫的纳粹主义的继承者和模仿者。从西方政府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种政权的旗手们负有保持白种人的生物纯度的极其神圣的使命。

130. 因此，里斯本、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不断侵犯人权的行为反映了一种在联合国已经扎根的固有谬论。失败主义是惯常采取的态度，它使那些不断对抗联合国最高权威的政府增强了对某些大国施展绝对权力。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情景：殖民暴政和灭绝人性的政策已遭到普遍谴责，然而奉行这种政策的政权却对联合国里的巨人们发号施令，而这些巨人是完全有能力迫使这些叛逆者服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定的。

131. 联合国的宗旨要求全体会员国——尤其是对那些蔑视联合国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特别有责任加以

反对的大国——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对和平十分有害的势力，但那些政府的伙伴们却出于他们在那些国家里的利益，甘愿为那种势力所左右，而就在那些国家里，人民的不容剥夺的基本权利却屈从于买卖交易。

132. 是的，大会主席先生，我在对你讲话，你是欧洲的儿子，你给欧洲大陆带来荣誉，你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优秀产物；我也在对你们这些杰出的西方代表们讲话，西方是一大部分现代文明的摇篮。难道你们能够继续容忍葡萄牙和南非这两个政权往你们的脸上抹黑，玷污连它们声称也要加以保护的这一形象而不受到惩罚吗？难道这些建筑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狂热病基础上的政权反映和代表西方的文明和人道主义的精髓吗？

133.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应该导致集体失败主义。过去盛衰的全部情景呈现出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这是几乎用不着继续加以论证的。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尽管不能把过去一笔勾消，然而我们应该为未来作出努力。联合国在少年和青春时期未能达到它的主要目标一事，不仅没有使它背离它的崇高理想，还将成为它向复兴阶段突进的牢固跳板。缺乏勇气的战斗员和看不到未来的士兵，总想把悲观和消沉作为自己的避风港；而为了促成这种复兴，我们一定要武装自己，对付悲观和消沉的袭击。

134. 作为建立在博爱与和平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建筑师，我们必须具备朝着最终理想前进的充分热忱。只要过去的错误和缺点能鞭策我们登上我们所要攀登的高峰，那么它们也可以对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作出贡献。

135. 联合国要不放弃它的神圣职责，就不能拒绝复兴的呼吁。本组织若要成为国际和平的可靠的、最高的保证，就必须通过使自己获得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力的途径，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更好地对付任何意外事件。

136. 为了保证我们即将作出的新努力获得成功，克服自私的民族主义应成为我们使联合国今后工作具有活力的基础。

137. 要造成这种新的势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来进行。光是为了这个原因，秘书长和秘书处就应该发挥主要作用。既然联合国肩负着世界的命运，因此它在设法根除某些国家的自私自利的时候，除了依赖秘书长的积极参与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些国家迫使联合国充其量只是在敷衍搪塞，从而最后使这个世界组织变成巨人俱乐部的忠实写照。

138. 为了肃清那些突出地反映它的弱点的旧习惯，联合国需要有新鲜空气。首先，我们必须给大国反复灌输更利他的态度、更宽宏的情感、更崇高的眼界。与此同时，这种新鲜空气必须使联合国组织的头脑和灵魂——秘书处获得新的活力。委托给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崇高使命则需要会员国积极的、更多的协助。

139. 这样，各国政府的智谋和秘书长的智谋紧密配合起来，就可以带来一个能够使我们的组织提高到和它的巨大责任相称的水平上来的、更为巩固的行政和政治结构。

140. 和平迫切需要我们使人类复兴。

141. 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联合国现在已接近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被本身的软弱无能所葬送的那个阶段了。

142. 还有一种战争在进行着，这种战争因其十分隐蔽而显得更为有害。这种战争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它一方面被称作种族优越感精神病态，另一面被称作种族屈从感精神病态。这种双重病态心理既受到它的受益者百折不挠的实践，也受到他们蓄意的鼓励，并被狡黠地灌输给它的受害者——所谓“有色”人种。既然种族对抗把人类分裂成两个阵营，这对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睦、平等和兄弟情谊肯定是不利的。在这样明显的事面前，假如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就需要有另外一种秩序和另外一种平衡。

143. 着手摧毁起阻挠破坏作用的思想是联合国职权范围之内的事，由于这种思想才产生了这些既虚伪又陈腐的理论，认为某个人类集团应该享有神圣的

种族优越权，而其他一些种族则命中注定应该永远处于低贱地位。

144. 总之，由于科学技术已达到了几乎超人的高度，所以联合国要使人类复兴的目标，最终即使不

是在于使人类长生不老，至少也应该是使它的生命得到延长。

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散会

## 第一八七五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 纪念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

### 议程项目 21

####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续)

1. 主席：现请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阁下发言。

2. 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主席先生，我想首先对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表示热烈祝贺。大会的选择是对你作为一个在增进关于联合国的认识上作出贡献的政治家、杰出外交家和学者所表示的应有的赞赏。我深信，在你的引导下，本届会议工作将是成功的。

3. 我同样高兴地赞同对你的卓越的前任，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表示赞赏。

4. 我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吴丹为本组织的忠诚服务表示高度的赞赏，并祝他在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圆满的成就。

5. 人们曾说过，世界各国领袖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将是一个机会来检查、考虑、评价我们组织

的成绩和重新估计一下未来的前景。世界上有这么多领袖出席纽约这个纪念周，这实质上就表明他们重视本组织。

6. 按照宪章，这个组织的宗旨主要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此有关的目标是：发展友好关系，达成涉及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国际合作，以及协调各国行动以达到共同目的。所有这些概念不是都变成了现实，而依然对世界大多数人民是值得遵循的路标，这个世界由于争吵而继续四分五裂，恐怕还不能重新发挥它具有的巨大潜力。

7. 联合国并不曾达到地球上的贫穷、弱小和受剥夺的人民对它的全部希望和期待。然而，世界如果要使自己得救，那就只能依靠本组织，不管这个组织有怎样的弱点和困难。因此，我最热切的愿望和祈求便是，我们要全力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这个国际组织的世界，而这个组织对调解各国争端在人们心头占有永久的地位。

8. 联合国最初是五十一个会员国，今天已有一百二十七个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经过多年长夜漫漫的痛苦之后，弄穷了，剥光了，但它们已成为自由的国家。也许并不奇怪，它们觉得不容易维持经过多年剧烈痛苦和斗争后所获得的独立。就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言，拥有世界所有资源的大国对提高上述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八六五次会议至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一八七二次会议至第一八七九次会议以及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至第一八八三次会议，均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的发言。